

开重卡、拍视频、粉丝270万

张家口货车女司机的双面征途

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货车司机,带着粗犷、坚韧、力量的气质,通常被视为男人的职业。调查数据显示,中国货车司机群体中,男性占比95%以上。女性货车司机,属于绝对的少数派。

来自张家口的李润兰,就是这样的少数派。她独自开着大货车南奔北闯,家在路上。她用短视频“写”日记,记录卡车生活,在短视频平台攒下270多万粉丝,是生于草根、长于草根的网红司机。她是女儿,是妻子,是妈妈,是全家的栋梁,是雨打风吹总会盛放的“风雨兰”。

刀削面

李润兰的“座驾”长度超过17米,载重49吨,基本上是路上常见到的最重型的货车。“大头长尾”的家伙,行驶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,虎虎生风的架势与方向盘后秀气的面庞形成反差。

她成为一名大货车司机并非偶然。“我家就在国道旁,周围的汽配店、修理站比超市多,同乡许多人也是开货车谋生。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,也喜欢车,性格就是这样,打毛衣、绣花这种精细活儿干不了。”李润兰笑说。

用车丈量中国,是一种什么体验?

“最远的一趟,我单程就跑了三四千公里,平时一天也能跑上七八百公里。”

“我喜欢去南方的线路,满眼都是绿的。”

李润兰的话,朴素而浪漫。

在她眼中,货运行业这些年变化特别大。十几年前,跑车拉货是个赚钱的行当,“一天能挣1500元,甚至更多”。许多人凭借着滚滚向前的车轮,盖新房,还旧债,结婚生子……但入行的司机越来越多,收入“卷”成了过去的一半。

从“国二”“国三”一直换到现在的“国六”,这位40岁的女货车司机,前后已换了七八辆车。

联系货源、等待卸货、请人装车,经常需要打一圈电话,说好话,托人情;有的卡友为了多挣钱,开车连轴转,休息不过来,最后都成了疲劳驾驶,“要不怎么说车险都怕货车司机”。她开玩笑地说。

过去开油车,被偷过好多次油,趴在方向盘上迷糊十几分钟,“油耗子”就能把油箱“喝”到底,一下子损失两三千块……“货车司机都是拼着干,挣的全是辛苦钱。”一路上,李润兰语气平和,却字字如锤。

说话间,李润兰放慢了车速,眼睛掠过路边一家家饭馆,最终把车停在了一家二层饭店门前。没看菜单,她张口点了一碗刀削面。这是她今天第一顿“正儿八经”的饭,此时已过晚上8点。

刀削面,是李润兰跑车上路的固定陪伴,镌刻着李润兰入行之初的记忆。

“货车司机喜欢吃面食,因为又快又省钱。”李润兰说,“109国道上往来大同运煤的车多,刀削面馆也就格外多。”

在饭馆里,李润兰偶遇几位卡友,都是男司机,结伴从大同运煤到唐山。几位司机打算吃完饭继续赶路,预计次日凌晨1点到达唐山,之后再赶往天津,装上铁矿砂运回大同。这是一趟“成熟路线”,过去李润兰也跑过。几位司机面前都是一碗刀削面。他们拿筷子的手黧黑,那是煤灰填进手指缝,融进皮肤里,洗也洗不掉的印记。

出车途中,李润兰通常在服务区简单洗漱,对着后视镜擦脸,偶尔想起来才抹抹面霜,很久才洗一次澡。为了方便开车和干活,她常穿黑衣,喜欢马丁靴配窄口牛仔裤。



▲李润兰与她的卡车。

盛宴

白天在门头沟等装卸工搬面粉的空档,李润兰没闲着,一直拿着手机拍摄。

“师傅,这车货要卸多久?”李润兰一面跟师傅们聊着,一面伸直手臂举着手机,将卸货场景拍下来。她又请人帮忙,拍了几段自己上下货车的镜头,不时老练地“说戏”：“从我走过来开始拍,拍到我上车关门。”

看手机里的素材差不多了,李润兰坐回车里,用手机软件剪起视频来。不大一会儿,一条浓缩着她大半天工作内容的视频宣告完成。时长几十秒,制作并不复杂,但流畅紧凑,镜头里的她十分自然。

这是李润兰的另一面。在短视频平台,她有270多万粉丝。

“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发一条视频,像记日记一样。”李润兰接触短视频已有四五年,创作定位是“通过视频分享卡车生活”。

一人上路,窗外是熟悉而单调的风景,一走就是几个小时……不少司机的货运路,天然透着孤独。于是,和卡友聊聊天,看看在东南西北、大地山川间前行的同行近况,就是这个群体慰藉孤独的方式。

李润兰对这种“孤独中的陪伴”深有体会。路上遇见新鲜的风景、奇特的建筑,李润兰喜欢跟粉丝分享。有一次,她行至山西运城解州镇,看到路旁有关公像,觉得有趣,就拍了视频发出去。接着就有粉丝告诉她,那正是关公故里,还给她“科普”了一番当地文化。

“我很平凡,也没什么人脉,但有这么多粉丝,我觉得很荣幸。”李润兰的短视频账号首页,挂着一个网店,里面有车载音乐U盘、无线Wi-Fi等商品,“基本都是和车相关、车上用得着的东西,我自己先用,觉得靠谱我再

带货”。

在快手平台,粉丝量在100万以上的女性货车司机不下20位。关注她们的粉丝,大部分是同行。和跑车相比,带货赚钱更加快捷,但个别司机在粉丝多起来后,不怎么跑车了,只以“辛勤司机”的形象摆拍、直播,带货赚钱。

李润兰定位自己是“佛系带货”,从不在视频里“吆喝”。对于“流量变现”,她自有一套理论。

“粉丝是怎么来的?因为开车赢来粉丝,然后你去带货了,那么慢慢地粉丝也就没有了。”李润兰说,“我的长项是开车,不是带货。”

她自认“读书少”“口才不算好”“对着镜头没有优势”,所以她的视频就拍自己干活儿。“平时咋干对着镜头就咋干,只要在车上,我仿佛就很有灵感,离开了车就不知道说啥了,车就好像是我的地盘。”

在交通运输部、公安部、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开展的“最美货车司机”推选宣传活动中,李润兰当选十大“最美”。2月2日这天,她作为“自媒体达人”,受邀参加卡车经销商的年会,坐在主桌重要位置,还被请上台发言。

出发之前,她将头发拢了又拢,在一身黑色便服外套上一件黑色西装,别上胸针,对着后视镜擦了口红,蘸了面霜,一遍遍抚着眼角的细纹。

这是李润兰的生活中少有的“盛宴”时刻。平日里,她几乎天天都在开车、干活,很少放假、旅游,也没什么娱乐、社交场合。

拍视频、开直播,是她生活里的调剂和乐趣,是平淡路途中的光彩,是三米见方驾驶室撑起的生活天地里的甜。

黄糕

往年,她经常到除夕才收车,大年初二又开始打听哪里有活儿了,“春节期间司机少,货主给的运费高”。

今年春节期间,李润兰结结实实在家待了半个月,正月初八才出车。在家置办年货、打扫卫生、贴窗花、走亲戚,照样忙得停不下来。

“停不下来”的李润兰,都是为了这个家。

她的母亲常年瘫痪在床,父亲也已年迈,好在身子骨还硬朗。丈夫杨延庆,也是货运司机,最近琢磨着转型做二手货车生意,需要为开门店筹钱。

大儿子杨文字16岁,在石家庄读中专;小儿子杨天宇12岁,因为家里经常没人照顾,报了一个校外托管班,每个儿子一年都得花几万元。弟弟在她家隔壁开了个超市,她也赞助了点。还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哥哥,也需要她接济照应。

李润兰从小就当家,也向来竭尽全力。有段时间,来了个从大同拉牛奶运往广东、广西的订单,附近的男司机都嫌远嫌累,李润兰却连着跑了好几趟,其他司机至今说起此事,还打心里佩服。

李润兰在家拍视频,杨延庆就来帮忙打下手。“拍视频必须手稳,这得练。”杨延庆说。

由于常年在外奔波,车成了家,家成了“驿站”,在车上不讲究,在家里多将就。

如果家人到齐,凳子都不够用,吃饭时床上还得坐几个。儿子们放假回家,得挤在一张床上。有时家里实在睡不下,李润兰就会睡车里。

只要在家,李润兰总惦记着给全家人做上一盘黄糕。

黄糕是用黄米面做的蒸糕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阳原,黄米和玉米是主要作物,黄糕便成为阳原人的主食。李润兰是吃黄糕长大的,有时出车,她也带上一块。漂在外地的日子里,吃不上还馋呢。

可到了俩儿子这里,黄糕不“香”了。他们对黄糕没那么深的感情,也都不太认妈妈的厨艺。他俩都由姥爷带大,更喜欢吃姥爷做的饭菜。

选择货车司机这个职业,就意味着和亲人聚少离多。圈内流行一句话,“当我握紧方向盘,就不能再拥抱你”。

刚出锅的黄糕,黏性极强,掰不开、扯不断。刚入口时有点粗糙,嚼起来又是软软的,越嚼越能尝出点甜味。

正像这一家子——有苦有难,也有乐有甜;嘴硬心软,又相互支撑;日子有点粗线条,但一家人心在一处,分也分不开。

2024年,李润兰的愿望是“平平安安”,目标是“挣钱”,对粉丝量“没有小目标”。

“从小老爹就教育我,要踏踏实实面对一切,有机遇就努力抓住,没有机遇就继续老老实实做事。”李润兰说,“今天比昨天更往前走一步,明天比今天更往前走一步,一直往前走,这样就行。”



扫码看视频